



开在风中的旅店

■谭娜

在冬天,我们时常会看到树上的鸟窝,它们像是开在风中的旅店。经验丰富的鸟儿会不断地衔来干树枝、干草,将它们一根根叠放搭建,筑起的巢穴结实安全,可遮蔽风寒。

鸟儿们在风中的旅店住着,看看天空,听听雪落,睡睡懒觉,不去管地上的冰结了几层,也不去管山上的雪化了几回。此刻,它们像归家的游子,只管尽情享受家的温暖。

寒风呼呼地刮着,雪花悄悄地落着,鸟儿们在风中的旅店做着美好的梦。

我一直想顺着梯子攀上去看看,那风中的旅店里来了几位房客,它们又有着怎样的穿着打扮。我还想知道,它们是独鸟居住,还是一家几口同住。

我观察过那些树上的巢穴,大多是一棵树上筑一个窝,也有例外,我就看到过一棵大树上筑了两个窝,像是上下铺,猜想它们应该是一大家子。平时,它们相互串个门,聊个天,都十分方便。

它们住在风中的旅店里,醒来或者睡去,都有白月光相伴。风起的时候,它们在风中的旅店里荡着秋千;雪落的时候,它们抬头看着云一片片掉下来;晴天的时候,它们会眯着眼打着盹做着美梦。它们不曾辜负过每一寸的光阴。

那些开在风中的旅店是独自的,鸟儿是熟门熟路的房客,它们为自己筑了最舒适的巢穴,不喜被人打扰,也不去打搅别人。像是住在风里的独居客,与日月同处,与月光同沐,不理世俗纷扰,逍遥自在。

小孩子觉得树上的鸟窝像一个大碗,大人觉得树上的鸟窝像一个草窝,我却觉得树上的鸟窝更像开在风中的旅店,一年只招租一季,那些无家可归的鸟儿便有了去处。

开在风中的旅店对于鸟儿来说就是家,简陋、飘摇,却让它们感到心安,因为那是它们自己搭建的家。那我们呢?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家又是什么样子的呢?其实,不过是一家人在一起,烟火里慢煮,岁月里慢品,看春去秋来,看花开花落。

想来,鸟比人更懂得知足,我们总是在得到后还想要更多,懂得知足的人一定是活得快乐的人。我时常看着那些开在风中的旅店发呆,想象着里面的房客正在家中举办着派对,或者用它们的方式向彼此传达新一年的祝福。

每每路过那些开在风中的旅店,它们在寒风中显得格外单薄,却又充满力量。小小的、不规则的巢穴便能与凛冽的寒风抗衡,居住在高处,生命的顽强有时超乎我们的想象。

小院红梅

■洪春锦

朋友圈里看到,晋江草庵的梅花开得很灿。于是,不免开始念想起老家院子里的那棵红梅。

虽然梅兰竹菊被称为四君子,有很悠久的种植和品赏的历史,但我小时候在农村,似乎只能看到竹子和菊花,而且都是土生土长的品种。

兰花极少见,对于来自冰天雪地里的梅花,只能想象了。我常想,也许它和桃花岛黄药师的那一片花海差不多吧。

院子里的这棵红梅种了十几年,三年前从盆里种到地下,开始长得非常迅猛,如果没有修剪,绿荫估计要盖过三分之一的院子了。

虽然一年只开一次,但这棵红梅似乎快要成为整个院子的主角了,长得既快又大,春节前后它必会大放异彩,红艳艳一片,还带着迷人的暗香。

红梅的花期,都在腊月底到正月初十左右,正是走亲访友最频繁的时节。有客人来了,抬头一看,问,这是什么花呀?我必会骄傲地说,红梅!

今年暑期来了一场大台风。大哥发来图片说,红梅被风刮倒了,已经将它扶起,用绳子、木板固定好了。

大热天的,我曾担心它根系被破坏,会死。但后来回家,居然看到它像丝毫没有受过伤的样子,越活越精神。

十几年的岁月磨砺,这棵红梅开始现出一些沧桑样子,暗黑色的

树皮带着斑驳裂纹。这正和它寒冬里大绽异彩的鲜嫩花朵,形成了很大的反差。枯树花开,有着一种深刻的生命质感。

前几天,妻子提前回家打扫卫生。回来后,我急急地问,院子里的梅花叶子都掉光了吧,有没有看到

花苞?她道,忙都来不及,还看花?

君自故乡来,应知故乡事。来日绮窗前,寒梅著花未?

三个月未回老家,想念院子里的那一杯热茶,也想念院子里的这棵老梅。下一次再见,大约会是在它最好的花季吧。



草庵梅花 (王柏峰摄)

假日厨房香味浓

■鲍海英

学校放寒假了,这些天,每天路过我家楼梯拐角时,我总能闻到从一楼住户厨房里飘出的浓浓香味。

这个一楼住户,她家有一个聪明的女儿,正在省城上大学。平时,我很少能看见她家厨房里有忙碌的身影,更别说会有什么香味从厨房里飘出来。

那天早上,我去上班,迎面碰见这位一楼的女主人。她正从菜市场回来,手里提着鱼和排骨。我停下脚步,笑着问她:“姑娘放寒假了,这些天我天天闻见你家厨房里的香味,今天是做鱼汤和红烧排骨吧?”

“是的呢,我家丫头昨天要吃红烧鸡翅,今天专门点了鱼汤和排骨。”说到她姑娘,女主人满脸幸福地答道。

那一刻,我突然被女主人的幸福打动了。为了女儿,这么一大早去菜市场,天又这么寒冷,还变着花样下厨给女儿做饭,她不仅没有一点怨言,还满脸洋溢着微笑。我想,姑娘不在家时,夫妻两人绝对不会费如此周折,女主人绝对不会

每天如此辛劳,奔忙在菜市场 and 厨房之间。

我突然我想到了我自己。在我还是学生时,我每个假日回家,家里就像是来了什么重要客人似的那样热闹。母亲早早就会在厨房里忙碌起来。这个时候,父亲也会给母亲打下手,帮忙杀鸡、杀鸭,择菜、洗菜,从菜园子里到厨房,父亲忙得脚不沾地。常常还没到中午,厨房里就飘满了诱人的香味。

学生时代,那些放假的日子,只要我回家,母亲仿佛要把家里最好的菜全部做成美餐给我吃似的。等我周日下午离家返校,家里的厨房又恢复了平静,香喷喷的味道也随之消失,父亲和母亲又开始了“糊”的生活。

后来我上大学、结婚,到城里工作,也只有假日,才会有时间回家看看父母。每次回家,母亲总变戏法似的,从冰箱里取出许多菜,在厨房里忙个不停。

记得有一次,父亲给我打电话,说他在沟塘里捉到了几条大黄鳢,叫我们放假回家一起吃。恰巧,那个周末比较忙,没能抽空回家。好不容易等到下一个假日,当

我和老公带着孩子回家时,发现父亲养在桶里的黄鳢死了。

“黄鳢活着时,你和妈在家,为什么不烧来吃呢?”看见几条大黄鳢就这样死了,非常可惜,我这样责问父亲。

“黄鳢昨天还好好地活着,不承想,就这样死了,真的没想到。”父亲讪讪地说道。

“你爸怕黄鳢死了,这些天,他天天忙着给黄鳢换水,我说时间长了怕黄鳢死了,你爸总是说,闺女喜欢吃,再等几天闺女就放假回家了,不会死的,不会的。”母亲也叹气。

其实我是知道父亲的。父亲知道我自小爱吃黄鳢,所以他抱着幻想,希望黄鳢能够活到我们回家。

父亲本来蛮有把握我们放假回家可以吃到红烧黄鳢的。哪料,那个假日的中午,在老家的厨房里,却少了一道这样让父亲骄傲的菜。

虽然缺少了一道这样的菜,但是我仍觉得无比的幸福。因为在父母的厨房里,如果有了好菜,父母总是想方设法省着留着,等我们假日回家,再用心烹制我们爱吃的菜肴,这个时候,厨房的香味,就弥漫着平常日子里没有的爱的味道。